

卷之三



繩其不
 齊自
 其
 子



咸豐辛卯年家
 子徐思蘇署面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衡紀不淹倏踰艾歲遭時竊位臯瑁多惡魃妨伐之
可述豈嘉懿之足詮顧涉世既久更事遂多追憶生
平覬存陳迹監河有暇泚筆叙之自茲以往隨年續
賡匪云垂示方來庶幾自省訾歎并俾後人無所增
飾云爾咸豐九年六月黃贊湯莘農甫

嘉慶十年乙丑七月八日子時生

余世居廬陵縣儒行鄉四十四都社邊村五世祖諱
雲蔭字虬山妣氏高繼氏歐陽高祖諱日德字魯南
事實詳縣志行誼傳妣氏高曾祖諱廷璽字代傳監
生妣氏高祖諱作渠字粹胎別字穆亭歲貢生事實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載縣志儒林傳妣氏劉父諱學顏字復身別字乾齋
時爲縣學廩生母氏蕭二叔父學曾叔母氏劉三叔
父學孟叔母氏劉繼氏程伯兄贊禹時年五歲

十一年丙寅二歲

遭重疾服棟頭醫士王君啟明藥忽變證氣息絕舉
家皆哭王君復來視曰此轉機也逾時當甦果驗

十二年丁卯三歲

十三年戊辰四歲

十四年己巳五歲

十五年庚午六歲

十六年辛未七歲

初啟蒙讀書大父穆亭公手鈔程子四箴范氏心箴授之繼授論語及朱子集註

十七年壬申八歲

從劉鳳岡先生學句讀

先生名起同邑人嘗受業先穆亭公乾齋公門歲貢生

是年二叔父補縣學生祭祖日賀客盈門余無完

衣蕭太夫人拆所著舊藍布衫爲余改單衫衣之意

頗欣欣

十八年癸酉九歲

穆亭公課余兄弟於退息居學齋中穆亭公幼失怙

特賴高祖魯南公教養成名貧無立錫之地後積館

穀始置土房一所三叔父受室後人浮於屋穆亭公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二

解館歸輒下榻總祠內壬申年府君始於住屋右邊

隙地添蓋土房三間穆亭公署退息居學四字於壁

初與伯兄學爲八股文十月三日穆亭公卒公持己

端嚴待人和易淹通經史口誦手鈔至老不輟弱冠

卽善屬文顧知者絕少惟翁覃溪

諱方綱直隸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

鴻臚寺卿

趙鹿泉

諱佑浙江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

兩先生

先後督學江西拔冠多士自年十七授徒至七十一

歲門弟子不下百人皆循循有規矩所授文一以漢

唐及有明西江五家爲宗束脩有無多寡不計人至

今猶樂道之所著詩古文制藝甚富惜道光辛巳燬

於火惟存手評羅文止稿是年府君應本省鄉試

考官已取中旋被黜二叔父亦房薦

十九年甲戌十歲

縣試前列先是府君不令赴試泣求始許

二十年乙亥十一歲

府試前列院試坐堂號督學使者爲兵部侍郎王公

諱鼎字省崖陝西蒲城人嘉慶丙辰進士後官東閣大學士諡文恪見余投卷招至前

諭云爾年尙幼若取入學將自負不求進是誤爾也

後官詞曹謁公執弟子禮蓋感公愛我以德云

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歲

二叔父督課 是年府君以屢試不售謝門徒質田

數畝往豫章書院肄業屆鄉試忽抱病不能入場自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

是知命不可強遂無意科名專以課子爲事矣

二十二年丁丑十三歲

府君因食指繁始與兩叔父析爨先世遺產擇膏腴

者讓兩叔父歲入館穀分給之 嫂氏蘇來歸

二十三年戊寅十四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五歲

二十五年庚辰十六歲

道光元年辛巳十七歲

長姪頰徵生 室氏劉來歸

二年壬午十八歲

縣試第一知縣爲陳蘭鄰先生

諱徵芝嘉慶壬戌進士福建閩縣人

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府君自釣源高家歸途中折足伯兄與余旦夕籌醫藥十二月初四日爲縣試期先一日晨府君命伯兄往應試晚忽又命余往且曰兒能作案首吾病自痊不則反以鬱鬱增吾病也不得已著草屨夜行家距城四十里至則士子已橐筆六進場遂逐隊入恩恩完卷出卽仍著草屨夜歸府君索文覽之有喜色初覆榜揭列第四名府君又促余往覆試自是五場往返俱如首場竟忘其疲及發案得首選府君果能步履矣

三年癸未十九歲

院試入府學第一學使爲禮部侍郎李公

諱宗昉字芝齡嘉慶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四

壬戌進士江蘇山陽人後官禮部尙書諡文敏

四年甲申二十歲

伯兄縣府試俱第一院試入縣學

五年乙酉二十一歲

鄉試與二叔父俱房薦

六年丙戌二十二歲

長男祖纓生 鄉榜名祖綽

七年丁亥二十三歲

科試一等學使爲內閣學士福公

諱申字禹門滿洲正黃旗人嘉慶辛

未進 二姪祖繩生

八年戊子二十四歲

補廩膳生 鄉試中式七十五名正考官詹事胡公

諱開益字牧堂嘉慶壬戌進士順天宛平人原籍會稽 副考官兵部郎中王公

諱貽桂字丹亭嘉慶丁丑進士順天宛平人原籍蕭山後官雲南督糧道 本房同考官定

南廳同知廣溥菴先生 諱宣漢舉人 宴客稱堂上五旬觴

鷺洲書院山長徐夢笙先生 諱盛持奉新人道光丙戌進士 賀以詩

有難得科名當少日况逢父母未衰年之句

九年己丑二十五歲

會試薦卷出編修常南陔先生 諱大清湖南衡陽人道光癸未進士後官

湖北巡撫殉難諡文節 房 三姪祖緒生

十年庚寅二十六歲

次男祖綸生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五

十一年辛卯二十七歲

伯兄本省鄉試中式

十二年壬辰二十八歲

會試薦卷出編修陸立夫先生 諱建瀛湖北沔陽人壬午進士後官兩江

總督 房 偕伯兄稱京伯兄考取八旗教習分覺羅學

任大蓆兒胡同邑館

十三年癸巳二十九歲

會試中式二十一名正考官 武英殿大學士曹公

諱振鏞字儷笙安徽歙縣人 副考官協辦大學士雲

辛丑進士 貴總督阮公 諱元字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後官體仁閣大學士 贈大傅諡文

達 兵部尚書那公 諱清安字竹汀滿洲正白旗刑部人嘉慶乙丑進士諡恭勤

侍郎恩公

諱銘字蘭士滿洲正紅旗人嘉慶戊辰進士後官刑部尚書諡文勤本房同

考官編修吳甄甫先生

諱文鎔江蘇儀徵人嘉慶己卯進士後官湖廣總督列難

諡文節

殿試二甲第三十五名 朝考入選第八名

改翰林院庶吉士 九月告假旋里省親

十四年甲午三十歲

二月偕伯兄抵家 五月府君以廩餼歲滿貢大學

十月入京居庶常館 是年長姪頰微殤

十五年乙未三十一歲

散館取列一等第五名授編修 是年

特旨諭翰詹輪班

召見八月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六

召對勤政殿

詢籍貫年歲科分並

訓以翰林爲清華之選當名實相副恭遇

覃恩加一級賜贈祖承德郎妣安人 封父承德郎母太安

人 是年移居香爐營四條胡同又移北官園

十六年丙申三十二歲

充 國史館協修官 七月迎父母至京侍養 九

月府君以家事旋里 是年伯兄補鑲藍旗覺羅官

學教習移寓崇文門外上三條胡同

十七年丁酉三十三歲

四月二日府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五月聞

計與伯兄先後奔喪歸府君連不得志於場屋家居授徒學者甚眾訓人啟迪有方而課贊湯兄弟慕嚴往歲迎養至京督責一如平時中秋日家饌稍豐夜呼贊湯跪庭階撻而訓之曰汝甫入詞林飲食便有官氣用奢則取不廉他日臨民尙能有守耶其平日教家防微杜漸類如此 是年三男祖絡四姪祖經同月生移寓平樂園

十八年戊戌三十四歲

主講廣東南雄州道南書院

十九年己亥三十五歲

納妾杜氏 祖纓婦歐陽氏來歸 奉蕭太夫人攜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七

眷屬入京供職住繩匠胡同

二十年庚子三十六歲

復補 國史館協修 伯兄復補鑲紅旗覺羅官學

教習會試中式第四十名卽用知縣籤發直隸旋署

順天固安縣事 是年移寓官菜園上街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七歲

充 國史館纂修旋充總纂 十二月 乾清宮考

試御史取列第五名引

見記名故事翰林院保送御史如不與部員同時並送則不考試此次保送無部員前一日忽奉考試之

旨 是年伯兄題補撫甯縣知縣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八歲

二月充 文淵閣校理 五月補江南道監察御史

稽查海運倉時外國內犯攻守交困奏請豫儲軍器

以資利用 略云湖南鎮軍營兵所用滴水槍由高

平擊下擊皆較尋常致遠有準又有守城槍名曰鉤

嘴如烟袋式用時將火門向下鉤貼立城梁可以直中

貼立城根之人蓋賊臨城下必直鉤貼立城根若於雉

堞內平施烏槍近且不及何況城根且城上兵丁伸

頭外探又恐適中敵槍惟以此槍守城賊不能近請

飭下湖廣總督湖南巡撫擇熟習二種槍法者

派二三名攜帶進京教習以廣其傳

入

九月轉掌湖廣道監察御史兼署掌江南道監察御

史有盜匪擾害行旅請飭緝捕之奏 略云山東河南

肆擾或冒兵役白晝嚇詐或持刀械貪夜劫掠至濱

江沿海之區外國既撫漢奸四散此輩狼心未改鷹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八

眼終存難保不呼羣引類肆行江海請 飭各督

撫嚴行緝捕 又附片奏南贛會匪沿河搶劫冬令

尤甚更有白米船摸牌船名馳遇客商輒以賤值招

誘僱載及登船後投以迷藥進以悶烟乘機搬運行

囊甚至戍其軀命並請

旨命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嚴飭地方官無分晝夜實力查

拿又以外國就撫港口新開宜思患豫防專摺密奏

云為外國就撫港口新開江西廣東沿途船戶挑夫

聖鑒事竊

惟宜嚴加彈壓以靖地方恭摺奏祈

臣查外國所需內地貨物惟福建黑茶安徽綠茶浙江湖絲三項最大

每年出口價值至四千餘萬兩之多其中脚費約計

二千餘萬兩當初併歸廣東貿易路遠值昂技價起

課帑項不至於少虧而窮民亦藉以餬口今聞江浙

閩浙港口分開一切客商勢必舍遠就近黑茶往福

州綠茶往上海湖絲往甯波較之前起廣東者脚費

既輕價值減半江廣兩省窮民將無所藉以為生計

臣籍隸西江界連東粵稔知江西之廣信南安廣東

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戶挑夫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千

萬人廣東省城藉洋務營生者不下數萬萬人若各貨俱於近地貿易則各處挑運窮民一旦失業衣食無資必將聚而為盜且贛闔梅嶺素為盜賊出沒之區從前客貨通行尚屢有聚眾搶劫之案若客貨不通更不知若何肆擾是各處港口之開其不便於江廣窮黎者貽害非輕也溯查嘉慶二十四年江西客民在湖南湘潭縣設立鄉行因爭馬頭與本地挑夫械鬪竟至釀成巨案卽上年廈門外國初擾江西撫州等處亦聞有成羣結黨包送烟土之事經過州縣目親凶頑莫可如何緣此輩暴橫性成利之所在罔恤身家且聲氣相通稍有釁端一呼百諾蜂屯蟻聚恃眾抗官往往而有旨以為事果制於未發患自消於無形亟應請旨飭下兩江兩廣各督撫預飭各路通衢地方官設法周防悉心解散或諭令別圖營趁或責成行戶稽查務期默化潛移悉臻靜謐庶窮民不至滋生事端為害行旅而擾及閭閻矣摺

八

留中密寄兩江兩廣各督撫查辦 十二月協理京畿道事

是年捐貲倡修京都廬陵會館吉安義園及內城

繩其武肅自纂年譜

九

府學術術文丞相祠伯兄正月調署柏鄉縣十二月復回撫甯任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九歲

正月轉掌京畿道監察御史 二月遷吏科給事中

稽查通州西倉 七月奉

命巡視北城五城惟北城轄地最寬諸無賴所在潛聚有馬

子張者其黨尤夥余廉得其巢捕獲之奏交刑部按

治如律匪徒稍斂迹焉 十一月聞高唐州驛站有

因搶斃命者具摺以奏得

旨命山東巡撫查辦得實置之法 是年伯兄遣家丁來京

迎蕭太夫人往撫甯侍養移寓繩匠胡同

二十四年甲辰四十歲

六月擢奉天府府丞兼學政

上召見勤政殿云汝做御史甚好條陳俱可見諸行事不比他人應點塞責以後做官只照此做去便不錯汝之人品學問係我看岀並無人在我前保汝者 七月攜眷出京道撫寧宦轍殊方忽得一家團聚亦奇遇也信宿數日奉蕭太夫人以行 是年復捐貲倡修吉安義園 二十五年乙巳四十一歲

二月按試錦州

三月返試奉天奉

命與

盛京刑部侍郎

君林字喬臣漢軍人

會同 欽差

刑部侍郎賡君

字濟川查辦事件隨以會辦緣由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

覆奏奉

硃批明慎公平又奉

派偕廣君林考試

盛宗室覺羅官學漢教習

十二月

補授通政使司副使 是年恭遇

覃恩加一級祖父

並 晉贈中議大夫祖母 晉贈淑人

母 晉封太淑人並以己身妻室應得封典 賜封

二叔父為中議大夫二叔母淑人時伯兄升任大興

京縣加同知銜 賜封三叔父為奉政大夫三叔母

宜人三叔父卒於家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二歲

三月遷京

六月奉

派稽查東四旗覺羅官學

簡放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為戶部侍郎柏君葆

字靜濤 蒙古人

道光丙戌進士後 官協辦大學士

得士汪應森等如額十月還京

十一月奉

命馳驛往楊村

通州 轄

查驗運糧剥船同行為光祿寺少卿宗

室綿君森

字竹坡 現官 刑部尚書

十二月遷光祿寺卿是

年四男祖彝生杜妾山居東華門外錫拉胡同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三歲

遷宗人府府丞

留任次年七十江南門下士會

試集京師製仍留學政任蕭引疾長男祖纓入縣

學祖綸祖纓本省鄉試中式移寓燒酒胡同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一

二十八年戊午

十月遷都察院

上召見諭云爾人品學問素堂覺羅將來定為國家出力人

物區區副都御史何足道我不僅如此用爾只要好好打

點做去恭聆

天語驚悚移時至邸為蕭太夫人敬述之母子皆感泣不知

何以圖報 十一月奉

派偕吏部侍郎瑞君常

字芝生 蒙古鑲紅旗人 杭州駐防 道光壬辰進士 現官協辦大學士 考

試漢廕生 十二月署順天府府尹府尹年終奏事

甚多每奏事必蒙

召見計十日內

見凡八次

是年移寓宣武門外爛面

胡同捐賞倡修吉安二忠祠吉安義園又與陳子鶴

侍郎孚萬藕齡學士青黎捐賞置地倡建江右鄉祠於

謝公祠右二姪祖繩入縣學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五歲

四月奉

派閱考試試差卷 五月

簡放福建鄉試正考官副考官為編修史君澄字穆堂廣東番禺人道光

庚子進士得士盧紉芳等如額闈中兩奉

上諭一補授兵部右侍郎一留任福建學政 十二月調補

刑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任蕭太夫人自京率眷屬抵

閩 是年祖纓本省鄉試中式第二十二名二叔父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二

以疾卒於家

三十年庚戌四十六歲

正月驚稔

皇太后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崩問偕同城各官三日臨繕摺

籲請

節哀 二月按試興化痛稔

大行皇帝正月十四日崩問泣思通籍以來感受

知遇之恩至優極渥跪讀

遺詔五內摧裂伏地哀鳴不能自己即日停試率文武紳耆

集公廨三日朝夕臨繕摺籲請

嗣皇帝節哀 三月按試永春以次試泉州漳州 五月奉

寄諭著偕福州將軍裕瑞

字集菴滿洲鑲黃旗人現官理藩院侍郎

訪查閩浙總督劉韻珂

字玉坡山東汶上人現官理藩院侍郎

人道光乙酉拔貢叅款 六月試龍巖時

皇上初政汲汲求言接閱邸報凡講學勤政用人理財諸務

廷臣已次第敷陳惟外國和議雖成而事出權宜究

非長策尙未有慮及者因密陳數事

云臣惟外攘內安保邦之要道

防微杜漸治之良圖臣近讀邸抄仰見

嗣登大寶以來汲汲圖治求言納諫芻蕘之微皆得

自達苟有可稱即蒙

嘉納舉凡講學勤政用人

理財之方諸臣次第敷陳鉅細畢舉誠能以行實言

慎終如始內治先臻上理矣願臣竊謂自古經世之

大原端由慎德今日救時之急務要在防夷外國犯

順逾十載矣茲擲之初

將出師乃一舉而失師律於東粵再舉而蹈覆轍於

江浙士不用命無可如何

先皇帝帝赫然震怒命

動念謂我百姓何辜登觸鋒鏑不得已以容忍之心

作安撫之計蓋亦欲暫息我人民而徐整我軍旅也

乃撫議已成而修防仍弛雖簡閱操練

先皇

帝屢申誠辭我

皇上亦續垂明訓而試問疆吏

以戰守之法久安長治之謨恐乃茫乎其未有至見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三

繩其武

齋自纂年譜

十四

閩粵之兵民勦之在江浙者即以江浙之兵民擊之
 勝算既操於平時竭蹶自不形於倉卒事權既各有
 專責臨機自無用其遲疑如是則設有不虞在朝
 廷不必遣將帥而邊隅已可期肅清矣蓋非其所
 熟習則遷乎地而弗良患至切於肌膚則爭效死以
 求勝以地方之事責成地方之官即以地方之民捍
 衛地方之事無不捍命舍力以各保其身家人情
 也上年粵東之不准夷人進城者因民情而利導之
 彼亦遂帖然而不敢動非其明驗乎臣愚以為求先
 事之備而無煩臨時之謀用素練之眾而不煩客兵
 之調各固封守以求自全而不致羣相觀望以互推
 諉合羣策羣力以慰
 成我
 皇我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計未有便於此者不
 然待其事至而欲取辦於一時則已晚本地之兵不
 足以禦敵而紛紛征調於他省則形勢未諳適足以
 債事而經過地方不堪騷擾且當事既至而兵不
 足禦敵勢又必遣將帥以臨之甚或意見參差而封
 疆大吏轉得置身事外坐觀成敗羣視戰陣為兒戲
 此而謂其有濟臣未見其可也至於厚賞重罰以神
 鼓舞之權因地擇人以妙轉移之術臣尤祈勸
 皇上斷以武勇加以明察任使則委用必專勸懲則
 飭部先議將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外無敵而內自
 安中外臣民咸翹首而瞻到隆之治也臣淺陋迂疎
 無補於事爰
 伏乞
 皇上聖鑒密賜施行
 再華夷相安總在
 地方官廉明公正臣聞原任江蘇臬司宮慕久在上
 海道任三年不激不隨能以信義折服又聞道光二
 十八年春海運漕船正欲開行外國領事以青浦捕
 手毆傷夷人之故阻止船隻適候補道吳健彰督捕
 洋盜至彼反覆開導立即解散又該道署領事言爾係
 商有私至湖州買絲者該道告知該夷領事言爾係
 外國之官爾商民不似中國之畏法者以不執法故
 也爾商敢私去湖州買絲並不稟命是藐官也知前
 約何該領事勃然奮怒立拘夷商懲辦又夷人私至
 太湖該道照會告知該領事立即懲辦又夷人向該道
 人為夷人僱工竊番銀七百員而逃者夷人向該道
 要人要賄該道問該僱工籍貫何處薦至何人夷言
 不知籍貫並無薦至該道云爾收無來歷之人是自
 己錯了又無家屬皆中肯綮大抵夷人亦非全然
 而去種種辦法似亦置得當又須平日居官清正彼
 講理只要地方官處置得當又須平日居官清正彼
 亦心服從前之所以疊生事端者皆地方官之辦事
 不足相服有以改之也故當朱桂煊撫粵林則徐督
 兩廣時雖拆馬頭燒烟土彼尚稱是好官現在徐廣

縉不准夷人進城彼亦帖然畏服可見安邊撫夷全在地方官之廉明公正也然臣以為華夷雜處日久終難相安總以思患預防無事有事皆責成地方官未雨綢繆方為正辦摺入

留中聞密諭直隸兩江閩浙兩廣各總督山東江蘇福建浙

江廣東各巡撫辦理 七月試汀州以次試邵武建

甯延平由邵武至建甯道出考亭謁朱文公祠敬書

聯語懸祠楹 聯云繼往開來無不被其澤經天緯地是以謂之交 十月奉

頒賜

宣宗成皇帝遺念芙蓉紗大衫一件大荷包一對玉珮一件

十一月旋省試福州 是年疊遇

覃恩累次加級曾祖暨祖父 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暨祖

妣 累贈一品夫人母 累封一品太夫人本身及

親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五

妻室亦俱沐一品封又以累次本身妻室所遺封典

賙贈外祖父蕭公覺 縣學生本邑泉塘村人 為光祿大夫外

祖母劉氏一品夫人 賙贈二叔父 賙封伯兄俱

為光祿大夫二叔母暨兄嫂俱一品夫人次男祖綸

蒙

恩予二品廕生三姪祖緒入縣學伯兄由京旋里

咸豐元年辛亥四十七歲

二月按試福甯 地濱海側歲科並舉 蒙

恩頒賞

御製文餘集詩餘集返試福州 十月

頒賞御門聽政示在廷諸臣述志詩刻 十一月按試興化

以次試永春泉州歲杪抵漳州先是歲試慮有招搖
撞騙者會揭榜文曉示至是再申誓詞切諭之有倫存此

念貪汚神其必殛如受一毫賄賂後亦不昌此上遭君父垂訓之嚴久以清霜矢節而下念兒孫讀

書之報尤可曠日明心之語是年選刻歲試生童詩文祖纓挈

眷入京二姪祖繩本省鄉試中式

二年壬子四十八歲

正月試漳州以次試龍巖汀州邵武建甯延平 六

月蒙

恩頒賞經筵御論一册 十月任滿

予假省墓時蕭太夫人病甚伯兄來閩同侍回籍以蕭大夫

人病不宜陸行由灘河溯流而上 是年捐軍餉議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六

叙隨帶加三級紀錄三次選刻科試生童詩文

三年癸丑四十九歲

正月抵豐城祖絡婦盛氏來歸時粵逆攻破潯陽蹕

九江城 二月二日抵郡暫寓城西仁山巷本館入

日蕭太夫人卒於館第享年七十有六 五月營葬

畢 七月建家廟當是時廣西逆賊勢漸張由湖北

順流東下攻陷郡邑蔓延入江西省城被圍三月以

巡撫張君芾字小浦陝西涇陽人道光乙未進士後於原籍殉回匪之難諡文毅守禦

有方獲全一日寇穴地用大礮轟倒城垣十數丈我師以火藥撲地燒退且戰且築十

月偕修撰劉君繹字詹巖永豐人道光乙未狀元勸捐得制錢二十

餘萬緡備吉安防費 是年祖纓考取內閣中書引

見記名三姪祖緒補廩饅生五男祖緯生

四年甲寅五十歲

三月奉

上諭督辦本省捐輸濟兵部侍郎曾君國藩

字濂生湖南湘潭人道光戊戌

進士今官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

礮船軍需設總局於江西省城

十月長孫耆齡生

是年捐軍餉議叙隨帶加四級

時推廣捐例准子孫為己故祖父捐職請封復納費

得授高祖曾南公光祿寺署正銜 贈五世祖虬山

公如其職二姪祖繩考取教習第三名榜下補鑲白

旗覺羅官學教習

五年乙卯五十一歲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七

五月服闋奉

旨督銷浙鹽時曾君國藩奏允借浙鹽抵餉故有是

命遂合捐輸鹽餉為一局駐浙督運者為丁憂學政吏部侍

郎萬君青藜

德化人道光庚子進士今官兵部尚書

九月粵寇由湖

南茶陵入永新陷安福欲直趨吉安知府陳君宗元

字柳坪江蘇吳縣人癸巳進士

羽書告急大吏檄臬司周君玉衡

字潤湖北北荆門州舉人後丁

巳吉安失守殉難諡貞恪 率南贛兵勇赴援余在省

局屢請益兵省垣兵單合威武軍湖南寶勇二部得

千人以往劉君子潯

字養素南昌舉人官甘肅按察使在籍統帶水師

率水

師與余繼進寇知有備由安福走袁州周君尾追之
合戰不利退守吉安城 十一月粵寇分二股一自

四月次廣信清釐積年公積爲礮船捐輸出力官紳
奏請獎叙並請加廣文武學額中額均奉

旨俞允 五月次杭州納妾沈氏 十月抵京恭請

聖安

召見奉三無私便殿問捐輸鹽務及沿途光景甚詳時久無

侍郎缺又在京候補侍郎者四五人自揣補缺尙遲

日晡忽奉

諭以二品頂戴補授通政使此異數也 十一月奉

命偕左副都御史書君元字輔卷滿洲人往楊村查驗剝船 是年

正月次孫錫齡生二姪祖繩教習期滿以知縣用改

捐郎中分兵部居爛面胡同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十九

八年戊午五十四歲

元旦恭詣朝賀故事元日

上升太和殿受賀諸王列 丹墀上 丹墀下東西排品級

山各十八文武官照品級序立北面都察院堂官東

西各一人糾儀東西品級山各站科道一人糾儀是

年

上御乾清宮一品入 宮門內二品以下俱 宮門外階下

行禮糾儀官亦照次站立六日以

玉牒告成祖纓蒙

恩加侍讀銜 五月外國入寇天津廷臣議戰議撫游移莫

決因奏修守備

奏云竊維外攘必在內修無患由於有備微桑之戒有敵國外患者所宜

深知夷情狡獪往往邀我以不可從之事制我以不
敢為之謀故臣於道光三十年六月間奏陳防夷之
措請 皇上密飭沿海督撫提鎮迅速舉行蓋逆
知其必有今日而欲為未雨之綢繆也臣摺當蒙
留中

諭置吏不過以空言覆奏視為不急之務而姑置之
耳誠使彼時實力舉行枕戈嘗膽歷久不倦迄今八
年守備修明何至倉皇無措若此夫中國之御四夷
也不外戰守撫三策方今議夷務者莫不以戰為是
然欲主戰而守備不修以饒倖於一戰則在戎勝算
不能操何可以戰為嘗試之端自古議夷務者莫不
以撫為非然即主撫而守備不修以希冀於可撫則
在彼驕志且益萌何可以撫貽後來之患不能戰不
能撫而日日議戰日日議撫迄無定局徒以有用之
時日坐耗於無益之議論而我日弛其防閑彼且日
增其備禦勢必至戰與撫俱窮而並不能守臣請姑
以戰恐之姑以撫緩之內則暫罷戰撫之議亟自治
而專以守為策擇能守之人設能守之具而預籌能
守之財速據能守之險斯非但守之亦可戰也亦可
撫也暫安之計即久安之圖也臣願 皇上亦詔諭
在廷王公大臣共議守備之策公舉將弁精制器械
諮商餉需之所出條論險要之所宜或每日令值日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二十

各臣工聚集公所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陳於我
皇上而採用之以見諸實事斯不至徒託空言而無
補於時艱至於經久之謨則臣於道光三十年所陳
防夷一摺如尚有可納並祈 皇上俯賜飭查採
擇施行夫需者事之賊震以恐致福值此內盜未弭
外寇並至正恐懼修省以迓天命之幾共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臣誠恐築室道謀日相持
於戰與撫之說而反置守備於不修也 摺入

留中 七月

派充順天鄉試稽查接談換卷大臣 八月一日

上命補行經筵禮赴 文華殿侍講入 文淵閣侍班二日

派稽查右翼宗學蒙

恩補授刑部右侍郎

召見勤政殿 九月

派充覆勘順天鄉試試卷大臣復

汎閱順天鄉試覆試卷。是年重刻穆亭公評選羅文止時

文稿

辛丑初刻於京丙辰燬於家

祖纓卒於京未病時有醫爲診

脈云內虧已極須亟服人蔘乃因服蔘而病作此可

怪者又或謂其平日信扶乩愛服仙方戕生殆由此

乎七月三孫遐齡生八月四孫桂齡生

九年己未五十五歲

二月充會試搜檢大臣三月兼署戶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務二十一日蒙

恩補授河東河道總督次日

皇上祈雨黑龍潭

召見時潤軒四月朔日起圓明園請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二十一

訓二日至五日日一

召見問運河水利盛京福建吏治民情及經歷各省人才

政事甚詳並

諭見在經費支絀河務應隨時督飭節省辦理不可任其偷

減工料致有貽誤前督學福建曾奉

頒賞御製御門聽政述志詩墨刻恭懸家廟至是

上垂詢家廟已燬得邀

再賜十五日出京之河督任彭咏莪相國章以詩贈行張詩

舫總憲

祥

河繪贈行圖潘星齋侍郎

瑩

繪安瀾圖並繫

以詩五月一日抵陳橋祥河行館十一日移居河

南岸黑堽下南行館時因蘭陽漫口蘭儀儀睢睢甯

商虞曹考曹河曹單等廳所轄皆成枯瀆有河務者
惟北岸黃沁衛糧祥河下北四廳南岸上南中河下
南三廳七月一日由中河歷上南各堡四日自滎
澤口處渡河而北遂歷黃沁衛糧祥河各工至下北舊
漫口處周查兩岸西盡黃沁之欄黃堰東盡下北之
銅瓦廂凡十三日前奉寄

諭著敷陳鹽務疏銷通變之法以備採擇因據實覆奏

廷寄遵旨據實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

於六月三十日查工至東彰河岸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咸豐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旨上諭陳孚恩奏
急籌軍餉請飭黃贊湯辦理鹽務一摺據稱連年用
兵耗費捐輸抽釐而外別無長策惟有清理鹽務取
之不窮尚可接濟於萬一黃贊湯於數年前會辦鹽
務頗資軍餉請飭該河督通盤籌畫等語現在東河
尚無緊要工程黃贊湯向會辦理鹽務其中利弊自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卷二

必深知惟該河督所熟悉者保何省鹽務抑或各省
情形俱能洞悉此事原須分別省分會同地方官辨
理非可徒託空言至其疏銷之法通變之方因時地
而制其宜順人情而盡其利如果參稽有素不難詳
悉指陳著黃贊湯據實具奏以備採擇將此諭令知
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學識庸愚於各省鹽
務俱非熟悉咸豐五年曾隨藩因軍餉缺乏請撥商
鹽三萬引抵餉並請皇上派臣招商領運各商
節次運銷少資接濟第彼時係前任浙江學政臣萬
青藜駐杭督運臣駐江岸督銷且實因江面阻梗口
岸空懸坐視私鹽充斥大利盡歸梟徒是以借浙鹽
以行淮引臣試行後始知天下自然之利莫大於鹽
鹽利之大莫過於兩淮蓋鹽以賤值為要買於場竈
價值本自無多但非水運則過山盤壩耗費多而成
本已昂商販所獲無幾不免觀望惟兩淮引地長江
千里一帆可通不須過山盤壩之費本賤而商樂從
其利過大一也鹽以速售為他省之挑脚不能留難
水運過山盤壩或為行戶所抑壓或為挑脚所留難
以致商販累月積年僅運一次時日就延遂多賠累
惟淮南引地全由水路此捆彼銷一歲可運數次售
速而息倍厚其利之大也鹽以廣銷為要他省引
地無多即廣為招徠而口岸祇有此數惟兩淮鹽境

西盡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甯沿江上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引地既廣銷路自暢其利之大三也此一種大利而銷數總不能足額者弊在於私也私有一種獨湖北安襄荆鄖有潞私灌宜呂有川私灌湖南寶永有粵西私灌江西吉安有粵東私灌河南歸陳有蘆私灌江西饒州建甯有浙私然此等梟販之私猶可設法以緝之至若官商夾帶謂之船私從前回空糧艘夾帶謂之漕私無私之名而私且數十倍於梟販甚或緝私之汎弁兵役等藉此漁利得錢買放則梟私仍不能緝即有一二口岸認真巡查不時捕獲而所獲之鹽則又有功私諸私盛行則正鹽滯銷而課不能裕淮則積弊大畧如斯惟能清私之源以竟私之委私需不待緝而自弭利即不言而自大所以臣每論餉需所出捐輸抽釐均非長策惟兩淮鹽務為天下自然之利可以取之不窮臣前年蒙皇上召見會面陳之退食之餘與陳孚恩等商確時事亦嘗議論及之然而天塹之餘與陳孚恩等商確時事亦嘗議論及相連則眾商裹足軍務未竣而兩淮鹽務不特皖岸江岸道路鮮通籌畫徒勞即徐州及歸陳光等處亦難確有把握至楚岸已有川鹽滯鹽運銷設局抽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捐接濟軍餉辦理頗聞得手如使今日即議以淮鹽運楚無論迂道前往通行尚不可必就令抵楚暢銷而川潞之鹽勢難並暢此有所贏則彼有所絀雖復准鹽舊岸於軍餉亦未必加增所以此事必於金陵收復後妥議章程急為整頓現在江面未清賊氣猶熾疏銷之法變通之方固難臆度因時制宜宜順人情以盡利尤非先時所能懸揣從前曾國藩借浙鹽抵餉臣等初辦時對酌條欵頗覺妥適商情極為踴躍及行之未久而衢廣告警常玉賊陷在途之鹽搶掠一空已掣之鹽堆積場所辦理遂由是掣肘此其明徵臣惟願 皇上速派大員前往掃指日江面肅清其時望 皇或應更新變通辦法庶有以官和衷商酌或應由舊或應更新變通辦法庶有以收遠大之利若以此時而妄為敷陳不特道路梗塞徒託空言亦恐時勢不同轉滋 捐入報貽誤理合恭摺據實覆 奏

聞 九月一日密奏黃河宜因勢利導不能挽令南趨 奏云

勘蘭陽漫口黃水經山各州縣現在情形統籌全局必須因勢利導不能挽黃再令南趨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豫省北岸蘭陽汎漫口黃水淹及三省各州縣因逆氛不靖軍餉浩繁數載未能籌堵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二十四

昏墊之憂無時不上座 宵旰臣總理全河宜
 隨時體察情形熟籌久遠以期仰慰 聖懷伏查
 黃流旁溢興舉大工厯歲修料物土工昭著辦
 挑控引河於下游各廳歲修物料五載自門迤下
 能剋期蕙事此次蘭陽漫口已歷五載自門迤下
 豫東各廳工程一概停辦舊河兩岸未修堤工衰延
 數百里磚石埽壩亦全行朽腐廢棄若欲挽黃仍歸
 南流故道不獨自蘭陽口門起至南河外南北迤上
 籌備磚石料物需費亦復不東就令逆捻一律掃平
 何能集此鉅款興辦是因勢利導之論萬不可更易
 者也臣到任之始本擬規往東境查勘緣在返需時
 庚伏卽居今年黃水較往年更大修守時形緊要當
 經 奏明劄委上年原勘之京員刑科給事中周稷
 長內閣中書陳繼業帶領明白工程武弁前往周稷
 各州縣確查應如何築捻攔束或已經百姓興築自
 為保衛或尚須官為修守是否可以順此時大溜入
 海無煩另議復堵去後茲據各該員先後具稟並面
 陳實在情形前來查蘭陽口門當黃水初漫之時趨
 歧錯出大溜分為兩股一直隸長垣東明開州直趨
 東省荷澤濮州范縣又斜串一股白河南考城地方
 分支漫注定陶曹縣單縣鄆城金鄉五邑各處黃流

至壽張縣張秋鎮穿運漚成一股全歸大清河由利
 津縣壯壩口入海當時水患猝至河身不能容納漫
 入徒駭等河又因宣洩不及以致長清縣之久隆口
 惠民縣之白龍灣俱各衝潰民田廬墓受黃水衝損
 固多而清水被黃水頂託漫衍為患者亦復不少歷
 年來經該管各州縣蒞紳民或築埝攔禦或堵塞
 支河黃流稍順清水漸分較之五年分漫濶情景迥
 不相同考城分支一股業經淤塞是以定陶鄆城曹
 單金鄉等縣漸無水患民田酒復照常可以播種其
 大清河以下久隆口白龍灣缺口亦經該管知縣等
 堵築合宜已於另片陳明現在黃流直趨東海尾閘
 通暢計自東阿縣魚山起至利津縣壯壩口約長九
 百餘里河面寬廣刷槽亦深已成自然之勢查黃河
 由利津入海本係唐歷五代以迄宋初故道今大清
 河卽其所經行處故唐時河患絕少自宋廢京東泲
 溢之事遂多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河水大半入淮
 及元代會通河成北孤漸微至明劉大夏築太行隄
 而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線受萬里長河之水河患
 迄無已時蓋治水必順其性然後能行所無事河勢
 本欲北行而人力必挽令南趨入淮所以勢恆不敵
 今據稱大清河崖高水深似可毋庸設堤修守其間
 於縣城有礙之處或築堤埝捍衛或拋磚石抵禦費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狃無多勸民自衛亦尚易於為力應由沿河各州
 縣每年相機辦理惟張秋穿運之處滙成巨湖以上
 直至口門凡直隸東明開州山東荷澤濮范壽張東
 阿等州縣受災尚重因水勢散漫正溜無定或一股
 分為數股或數股入尺至一丈一二尺除直隸長垣南
 十里深不過七八尺至一丈一二尺除直隸長垣南
 岸及河南蘭儀考城被水較輕處所尚可設法攔禦
 外其餘各處居民亦如築埝用力自護因不能堅厚
 以致旋築旋圯難抵大溜欲求補救必須建築長堤
 攔束官為修守使激湍之水悉歸正溜自能築槽成
 河歸併一股可免泛濫為患但自蘭陽口門起至東
 阿魚山計程約有四百餘里兩崖築堤錢糧雖不致
 如挽黃南趨挑河築壩修堤之多而需費亦復不少
 其築堤所壓民地尚應給價難以猝辦且被災各村
 莊現多孤立水中引領而望興堵口門者殊不知
 暫資攔護者莫不引領而望興堵口門者殊不知
 東境被水紳富亦有情願捐貲助堵口門者殊不知
 堵口築壩之費可計而挑控引河修復堤埝之資難
 籌是以統籌大局必須因勢利導難以挽黃再合南
 趨然此時若遽將因勢利導之意宣揚於外被水之
 民勢必至於聚眾譁然爭辯并恐不逞之徒煽惑滋
 事故雖可因勢利導仍宜暫緩改築以順輿情俟南

省軍務一律肅清再行勘籌奏乞 聖裁其蘭陽
 口門以下乾河各廳原可請撤但一經裁撤即係明
 示以口門不堵之意又恐窮黎議論紛紛致生他慮
 臣以為工雖停辦有官任堤與沿河地方各州縣究

可守望相助若一旦裁汰其營汛兵夫亦須全裁則
 數百里荒堤並無一官一兵巡查亦非所宜且思乾
 河各廳現在並不開銷絲毫糧僅食廉肅清時一
 多所費者小所全者大亦請緩至軍務肅清時一
 併辦理至南漕現由海運設將來仍須河運則張秋
 穿運之處即為渡黃地方除修復運道之外應於該
 處或灌塘放船或繞坡插標導引行走臨時準圖籌
 辦茲謹將黃水經由各州縣現在情形繪具單可繕
 網貼說恭呈 御覽因事隸三省是以圖幅稍寬
 臣又思黃河南流於都城為反弓之形黃河北流於
 都城為環拱之勢域中形勢亦頗相宜從前河流南
 趨屢致漫溢即有以歸北流入海為言者但無故改
 道駭人聽聞河工積習已深一切冗糜糜費阻撓紛
 撤過半並東省士庶亦或懼以鄰為壑必無阻撓紛
 增築日復一日張秋以上現在未經興修之處安知
 不愈刷愈深其附近村庄安知不漸自為謀且蘭儀
 迤東乾河潤出民田將來墾荒升科賦額所增無數

而歲修可減槍修可裁廳汎各官將來酌量裁撤省費又不知凡幾臣以為窮則思變轉敗為功因勢利導正在此時惟現今不可明示其意以啟人疑慮祇須嚴飭地方官隨時保衛因其已然冀其將然以順其自然不數年間帑項不糜而河流順軌亦未可知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臣愚陋無知受恩深重陛辭之日蒙皇上諄諄訓諭以現在河道是否可以不致乾河員弁是否可以裁撤命臣到任後察看具奏茲謹就見聞所及據實繕摺密陳仰懇 留中摺入

留中 二十一日馳報霜降安瀾奉

命代祀河神是月祖綸侍劉夫人率眷屬至自京 十一月

赴濟甯州闕伍住漁山書院 此來河督俱駐豫防河霜清後不回濟甯衙署

可棲止 先是粵匪搶匪勾連為一皖北之師新敗又

聞穎毫等處搶匪糾眾出巢意圖北擾乃束約河南

巡撫瑛君榮 字薊坡漢軍正白旗人 山東巡撫崇君恩 字語船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二五六

奏請俟天津馬隊撤防

救派重臣移師南下督同勦匪 奏云為備陳皖北賊勢粵檢交乘兵單匪眾統籌大局擬

請俟天津防海事竣 勦辦以期一鼓蕩平恭摺奏祈 聖鑒事 臣等竊

見皖搶滋事以來屢次竄擾河南 經三省兵力擊剿疊挫其鋒然而裹脅愈多蔓延愈廣者則以諸路防剿僅能為犄角之勢未暇為攻心

之計也夫行軍之要先發制人 後發則為人所制故賊來後應不如直搗其巢然以現在諸路官兵虛敷

援應欲搗其巢則兵不足以敵賊 賊反得以乘虛而入於剿無功於防有礙用兵數年迄未撲滅正坐此

耳臣等竊謂為今日計莫如祇令 諸路之兵將畢力分防而厚集一路之師專圖大剿謹就管見所及為

皇上陳之查逆捻張落刑冀得等 始在皖境滋擾稽誅日久其勢愈張現十股每股萬餘人數千人

著名各捻首大小不下數十股 每股萬餘人數千人不等宿蒙懷靈鳳阜穎等處賊墟林立所在蔓延

其附近居民疊遭兇燄搜括蕩然 地盡荒蕪燕人無恒業被捻裹脅不能不隨眾剽掠以為偷生之計而其

平素不安分者又輒乘機蠶起 煽惑鄉愚以為入夥

絕其武齋自纂年譜

二十七

卽保身家兼得財物是以逆旗一豎響應動卽數萬
比及本境無可擄掠非西竄豫境卽北擾徐郡山東
此匪勢愈聚愈多之實在情形也查三省合剿官兵
祇有此數徐州馬步兵勇萬餘人東省兵勇四千人
豫省除各處防兵外亦祇四千人歸傅振邦關保
分帶一由宿州一由亳州兩路兜擊然使得專意進
攻別無牽制原可節節掃蕩直搗賊巢早報凱撤無
如逆援甚衆東擊西應此敗彼來我出賊歸官軍已
疲於奔命矣加以竄路甚多徐屬之蕭碭銅睢豫境
之永夏商鹿山東之曹單滕嶧地勢曠衍路路可通
匪衆被剿狂奔一處有警又須回軍馳救及至回軍
匪衆又竄而他往是以該逆疊經摧敗死灰復燃咸
豐六年間前撫臣英桂現署漕臣袁甲三自歸德轉
戰而前直至亳州迤東攻破雒河老巢張翼兩逆僅
以數百人逃逸復糾東大股捲土重來又成燎原
之勢七年英桂勝保擊賊至潁郡迤南豐次痛勦連
復霍邱正陽闕該逆僅以數千人困踞六安未幾而
粵逆圍攻固始官軍往援逆衆乘虛回竄又肆鴟張
近日定遠不守捻逆粵逆聯爲一片南抵安慶舒桐
北逼滕嶧曹單界東界徐宿清揚西鄰歸陳光復經橫
千餘里之內實已民賊不分而翁同書一軍暫保壽
州勝保一軍扼紮蔣壩已岌岌乎無駢師之地徒恃

傳振邦關保以區區之師鬪數十股兇悍之衆前後

左右紛至沓來雖畢力進攻仍難面面堵剿制賊死

命此官兵勢單未能逃圖撲滅之實在情形也臣等

目擊心憂再三籌畫竊以蒙亳逆捻一日不靖則東

豫江南邊防一日不安年來統兵諸臣竭盡心力分

投策應隨時剿退而被竄之地已不勝其蹂躪匪退

之後亦不勝其防維況近日之捻已與粵逆合而爲

一賊勢之張十倍曩日夫粵逆蟻聚之始亦猶皖捻

烏合之初不數年而蔓延幾半天下然使僅此髮逆

不令與捻逆勾連則合諸路兵力何竟不可聚而殲

旃徒以伏莽紛乘亂我民心分我兵力遂致師老財

匱年復一年是南服欲圖衽席之安宜北路先除腹

心之疾該捻逼近東豫爲畿疆密邇要區若不預籌
一鼓盪平之策集兵籌餉刻日廓清其爲患有不堪
設想者查逆捻所最畏者惟三省馬隊從前步賊多
而馬賊少近則大股之捻馬輒數千馬上能施鎗箭
者亦復不少我以步軍營之卽使出奇制勝而追奔
逐北勢常不及是此時剿賊之要厚集步軍固不如
添調馬隊也馬隊官兵一名用餉雖當步兵之二三
得力實抵步兵之八九現在傅振邦關保隨營馬隊
合計不過二三千名分爲兩軍仍屬不敷衝擊而吉
林黑龍江邊防緊要又未敢遽議徵調加以道路遼

遠南下需時近日仰蒙 皇上天恩賜撥馬隊二千名分駐山東江北扼要之地以備攻剿北路臣民同深感激惟兵以分而力單加以地勢遼濶捻粵支乘思掃穴擒渠尙須別籌方畧臣等往返函商臣親王僧格林沁曾在直隸阜城東省高唐剿除粵逆久著聲威逆匪聞風畏懼可否俟天津海口撤防即將此項得力馬隊酌撥數千名 特簡威望重臣調派打仗勇敢熟悉皖豫軍事之將領如樂善格錕額德楞額等分起統帶盡數南來由西北一路直指蒙毫督令傅振邦關保將舊統兵勇分駐要路以供策應而杜旁竄而大兵鼓行前進徑搗賊墟勝保翁同書兩軍亦令酌量增兵募勇於東南一路兜剿一面知會江南嚴防徐郡要隘所有東豫邊境臣等各飭所屬厚集民團防其竄越夫要害有備則聞警無煩調撥而犄角之勢堅捷夫大張則先聲可以奪人而攻心之計得該逆捻聞重兵南下其膽已寒平昔裹脅之徒本非甘心從逆自必聞風解散附近反側之眾業見兵威大振亦必嚮導輸誠賊勢愈孤賊蹤亦感擒渠掃穴不啻拉朽摧枯可剋期待矣至此項所需兵餉臣等擬先由河南山東屆期設法各籌項銀十餘萬兩聽候撥用雖皖豫之交屢經兵燹破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不堪而大軍所到一戰再戰之後民氣歡舞必有就近輸助糗糧草豆款軍門而獻納者如此則士飽馬騰成功之速如操左券而北路既免竄越之虞南師亦無牽制之患添兵而適以戢兵籌餉而轉以節餉收先聲後實之效得因利乘便之機今日之務全局所關莫要於此臣等受 恩深重蒿目時艱不能上分 宵旰之憂下 見昏墊之苦實已寢饋難安若再稍存苟且因循之見何以仰對 君父之 揣冒昧謹合詞恭摺具陳如蒙 皇上逾格天恩俯允所請伏希 明發諭旨滇汗大號使各省軍民咸知秋高馬肥 天兵大舉不獨禡逆捻之魄兼可安黎庶之心直東豫三省麥收稍歉之處既不致民饑爲盜逆大江南北髮逆尙未肅清亦必聞而膽落矣臣等爲統籌大局起見如俟天津撤防後再行陳請恐各起馬隊撤回歸伍又多徵調之煩是以先期陳 奏仰乞 聖鑒訓示遵行再馬隊大兵未到以前臣等仍函致傅振邦關保等就現 奏入奉有兵勇隨時相機堵剿毋稍懈弛合併聲明 奏入奉

寄諭天津防務急難議撤令嚴飭地方官激厲民團聯絡聲勢以固疆圉及校對河標四營官兵畢覆奏復以

派馬隊駐防考城為請

畧云山東邊防南路曹單境內有署曹州鎮郝上庠帶領兵勇駐紮東路

驛滕等處有副都統德楞額帶領馬隊駐防惟西路豫東交界之考城一帶交虛本年九月內檢匪即由此處竄入擾及曹縣若再有馬隊千名力之員統帶駐紮考城則東境可保無虞並可兼防直隸長垣地面豫省蘭儀等處亦可就近策應摺入報

知是年出京時捐千金改建廬陵會館

大門舊向蕻兒衛衛今改向蔣家衛

託同縣彭伯桂比部

世芳香九太史昌昆季董其事

伯兄積軍功

賞戴花翎三姪祖緒亦以訓導儘先選用四姪祖經補廩餼

生六男祖徽生沈妾出

十年庚申五十六歲

正月一日奉到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御賜福字一方 三月十四日諜報擒匪分擾睢陳蘭杞各

州縣適副都統勝君保

字克齋滿洲人道光庚子舉人奉

命督辦河南軍務至汴遂檄副都統關保

字九如吉林人總兵承惠

字紹之滿洲人

河標左營參將黃得魁

字星五河南魯山人

分隊迎勦

旋報賊逼近汴城勝帥率親軍數十騎出曹門

汴省東門

禦之遇賊於城東南二十五里白酒店廐所部迎擊

賊衆狂奔擒獲十餘人余聞警即飛檄防河委員及

沿河州縣提渡船泊河北岸並會商巡撫慶君廉

字雲

浦滿洲人

第葉法兩道員會同南北兩道及河陝

汝道協辦河防賊遂不敢渡 七月請於蘭儀以下

乾河各廳丈量開墾招種升科並以營弁改作操防

緝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十

奏云為蘭儀以下乾河各廳議請飭令會同地方官
丈量舊河身灘地開墾招民耕種升科以裨經費並
以營弁改作操防而重地方恭摺縷晰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豫省北岸東陽汎漫因經費難
籌未能興堵臣於上年赴任東陽陸辭之日仰

蒙 訓諭以現在河道是否可以不改乾河員弁
是否可以裁撤 飭令察看具奏臣於到任後即

委員確勘悉心統籌全局必須因勢利導不能挽黃
再令南趨惟豫直東三省地方被水各處莫不引領

而望興堵口門無知聚眾爭辯且慮不逞之徒煽惑
揚於外恐小民無知聚眾爭辯且慮不逞之徒煽惑

滋事請俟軍務肅清再行勘籌其乾河各廳亦請暫
緩裁撤於九月內恭摺密陳在案本年三月內恭奉

上諭沈兆霖奏請就黃河礙情形先行審度具
各就地方悉心酌議將有無窒礙情形先行審度具

奏等因欽此當經臣與直隸督臣並河南山東撫臣
先後札委道府大員前往周歷勘估勸諭民間能否

捐辦俟各委員具稟到齊再行籌議會商覆 奏外
其改河築堤一事現既奉有 諭旨且南河乾河

各廳業經裁撤工段事同一律亦應酌裁但情形各
蘭儀以下乾河廳員事同南岸各州縣或毘連皖境或切

有不同查豫省南路南岸各州縣或毘連皖境或切
近逆氛時虞為賊蹂躪北岸豫東各縣籌辦團練防

數百里荒堤並無一官一弁巡查似非所宜且乾河
各廳營現在並不開消絲毫錢糧僅食廉奉為數無

多而有官在堤與沿河地方州縣聲氣聯絡究可得
守望相助之益惟各該廳汛除巡堤之外別無所事

臣復查蘭儀以下舊河各廳身現俱於成平陸兩厓灘地
廣遠擬請飭令乾河各廳各按所管汛內會同各地

方官將舊河身及灘地確切丈量除飛沙佔壓之處
不計外其半淤半沙及全條淤土凡可以開墾耕種

者量明確計實有地若干畝先行造冊詳送司道存
案第一須確勘地畝之肥瘠其膏腴者應完錢漕照豫
省定例征收稍瘠者如何減成征解臨時再行議辦
至灘內各村莊居民向來認種之地亦應詳細查明
如先已升科者各州縣有案可稽毋庸另議其尚未
升科納糧之處諒亦不少經費確按地畝之肥瘠分
別酌征錢漕之多寡以裨經費併造冊通詳咨部
立案均不准影射隱匿九灘地河身新墾升科之地
所征錢漕除漕米仍搭解通倉外其征收上下忙官
銀應請毋庸解繳司庫如南岸蘭儀睢州寧陵商邱
虞城五州縣灘地錢糧徑解開歸道庫北岸考城睢

及東省曹單二縣灘地錢糧徑解河北道庫湊作上
游有河七廳修防之費以抵司庫倒撥之款每歲灘
地錢漕雖仍歸地方官征解應責成乾河各屬督催
倘有征不足數以及挪移短少准其由廳稟揭請參
庶有專司而無推諉再查乾河各營現無修防之責
應請改爲操防惟河營支弁兵丁向不練習弓馬技
藝祇須明白工程熟諳椿埽故雖年老尙可留工茲
旣改爲操防必須汰其老弱另選精壯充補但河營
戰兵每名每月餉銀除朋銀額支一兩六錢有零守
兵額支一兩二錢有零向在上游有河處所凡搶險庫
銀五鈔支發更形竭蹶在上游有河處所凡搶險庫
工係由廳日給飯食錢文方能力作現在下游乾河
之處無工可修各兵均係自謀生業若令其操防則
應日在堤習練弓箭鎗棒方能漸成勁旅斷難枵
腹從事應令按日酌發口糧當此度支不易何敢另
請籌給擬俟灘地新升之科辦成後由各該道於各
州縣徑解錢糧內核發作正開銷以免另籌其乾河
各營改爲操防之兵俟一律選補精壯後不必歸無
鎮各標管轄南岸歸開歸道調遣北岸劃考二汛歸
河北道調遣東省曹單五汛歸充沂道調遣均令協
同地方兵勇防堵似較現募之勇更爲得力至乾河
各文汛飭令隨同各廳辦理丈量灘地開墾升科之

繩其武齋自募年譜

三十一

事各武汛隨同各營備督飭兵丁操演技藝以期耳
目周密而臻妥善臣爲籌經費而重地方起見雖無
益於目前而有善於日後
理合核議縷晰具奏
得

旨交部議旋奉

上諭乾河各營員弁兵丁著卽行裁撤勿庸再行察看情形
其一切關涉營制事宜均毋庸議惟現任實缺營弁暨精
壯兵丁應如何補缺入伍之處著該河督會同巡撫妥擬
具奏餘依議欽此 八月恭稔

皇上於初八日駕幸熱河毫東捻匪復大舉擾河南界總兵

承惠知府王榮烈游擊苗玉榮王居廣都司何天保

楊郁文知縣田玉梅禦於汝陽俱陣歿時余訪聞滑

縣有教匪傳帖聚眾之事卽致東巡撫慶君飭拏並

飛檄河沁鎮道等密查旋獲二十餘人按律懲辦餘
黨解散滑縣與直隸開州山東曹縣接壤訊鞫獲犯
皆言已糾約三省教匪同時並起設不早發覺應時
捕獲又成燎原之勢矣信乎防患在未萌也奏請黃

河暫緩修築

奏云為蘭陽口門以下改河築堤勸捐

將實在情形合詞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

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閏三月初五日奉
上諭沈兆霖奏請就黃河改道勸捐築堤錄出前
人奏疏並將東省原寄圖說呈覽一摺據稱歷來河
流皆以北行為宜乾隆年間吏部尚書孫嘉淦請開
減河入大清河一疏言之最詳所謂入大清河由利
津入海卽是現在黃河所改之道詢之東省官紳俱
云張秋以東自魚山至利津海口皆築民堰惟蘭儀
之北張秋之南則黃河自決口而出汎濫汪洋工程
最鉅值隸之東明長垣山東之荷澤鄆城築又較
張秋爲易張秋下游至海門不必施工惟缺口至張
秋數百里間可令民間指費籌辦各等語係爲通籌

繩其武齋白纂年譜

三十二

大局起見著恒福黃贊湯文煜慶兼各就地方情形
悉心酌議覈實勘估如果事屬可行卽勸諭各該處
紳民力籌捐辦並遴派熟諳河務之大員會同各該
地方公正紳士妥爲區畫或應開引河或應築堤堰
分別相度一面勸諭捐輸將來民捐民辦均著紳董
經理毋許假手委員吏胥以歸樽節如果輸將踴躍
卽可於本年霜降水落時奏明一律興工並著各該
督撫將行無窒礙情形先行審度具奏總期爲民捍
患節經費而順輿情是爲至要沈兆霖原摺及錄呈
孫嘉淦奏疏均著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當經臣等恭釋諭旨創築新堤全資捐輸必須
順輿情而無窒礙得民忠而節經費方爲妥善卽各
遴選熟諳形勢辦事認真之道員帶文武官員弁
周恩豫直東三省黃水經由各州縣詳細履勘體察
輿情實力勸捐辦理均先附片奏明各在案茲據
各委員會同核議先後稟復前來臣等伏查豫省蘭
陽汎北岸自咸豐五年黃流旁趨後當因軍務不靖
需餉浩繁未能集資興堵迄今已歷五載之久若再
晚黃南趨不獨堵築口門挑挖引河需費甚鉅其蘭
陽以東直至河南乾河各廳堤埝俱已殘廢補堤還
埝所費亦屬不少何能有此巨款自不得不因勢利
導就黃水現行之路東流而入況由大清河歸海本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條從前黃河故道並非改絃更張先經臣黃贊湯於
 上年秋間繪圖貼說詳晰密陳在案茲擬勸諭民間
 捐貲築堤攔束誠為一勞永逸之計除張秋以東自
 魚山至利津海口大清河一道厓高水深黃流足為
 容納卽有險要衝刷之處由各州縣勸捐修築堤堰
 可期捍禦毋庸估辦外其自豫省蘭陽口門起歷直
 隸長垣東明開州大東境之濮州荷澤范縣陽穀壽
 張直至張秋鎮迤東之東阿縣魚山應築新堤兩岸
 各長四百數十里其西北雖有各舊堤現均卑矮殘
 缺就之修補亦屬非易約估錢糧不致如挽黃南
 趨挑河築壩修堤之多而統計需費亦復不少且估
 築新堤向例應在兩岸河沿十里之外以免冲刷而
 東阿縣境內李連橋以西上至東明河勢散漫支幹
 分流時有變遷或分或合淺深不一如遇水漲一片
 汪洋寬至十餘里居住似向安定若河內村莊未被
 沖去者均已築堰居住似向安定若河內村莊未被
 加築長堤則棄各村莊廬墓於河中必生怨望另滋
 事端自須給以地價飭令遷徙當此度支萬緊何能
 籌此鉅款如於沿河築堤則一遇水長大溜奔騰難
 免冲塌更恐水難容納溜緩沙停河身墊高倘有漫
 溢冲塌旁趨為害無窮是捍患而轉以貽患也謂
 派熟諳河工員弁管帶爬沙船隻相度形勢在來疏
 浚以期正河深通殊不知製造爬沙船鐵斃子亦需
 經費駕船弁兵應日給飯食行走之河類多庄基樹根
 內底係純沙易於爬刷若現走之河類多庄基樹根
 且有塌卸石橋豈鐵斃子所能刷動於事無益徒滋
 勞費現查魚山以上二十餘里已較上秋臣黃贊湯
 委員查勘時河底刷深此後安知不愈刷愈西不假
 人力而能逐漸歸槽也至勸捐一層經委員歷補道
 王榮弟等親赴河南山東之濮州范縣陽穀壽張東阿
 之長垣東明開州山東之濮州范縣陽穀壽張東阿
 鄆城荷澤等各縣旬到一處邀集紳民詩諄勸諭並
 令隨員分赴近河窮僻鄉村逐加諄勸復諭以此大
 勸捐係量出工費創立始基俟河流通順帆篷下悉成
 膏腴窮黎復業從此繼長增高金隄永固於民生大
 有裨益其捐工較多者無不優予獎叙奏乞
 施斷不沒其善舉當據該紳民紛紛呈訴咸謂連年
 被水窮苦異常或因田廬漂沒遷徙他方或因逼近
 賊氛兼遭蹂躪其距河稍遠村莊雖在情形似難抑勒
 者而工段延長無力捐辦復力有不便且於河築堤
 臣等往返函商悉心籌議蘭陽口門以下改河築堤
 既未能請 帑辦理民間捐辦復力有不便且於河
 內村庄廬墓均有窒礙擬請從緩興舉以順輿情當
 由臣等先行嚴飭各州縣各於所轄沿河村庄隨時

勸諭紳民自築土堰欄禦保衛田廬並令逐年增高俟軍務完竣籌有款項卽就民間之堰培築長堤則事半功倍易於爲力至開挖引河另無大河可引無須籌辦一併聲明謹合詞恭摺覆奏

又請

暫停京員揀發河工學習均得

旨俞允 九月於恭報安瀾摺內籲請

回鑾 十月外國和議成 十一月奉

命兼署河南巡撫疊奉

寄諭寬籌南北水陸各軍餉需迅速接濟源源報解查明河

南歷年守城防剿出力各屬地方文武員弁紳士練

勇凡三百數十人奏請獎勵疏入報

可前撫瑛榮 廉慶兩君俱欲上陳躊躇未果余竊謂當有事

之秋必使出力官紳有所獎勵方足以鼓羣情而收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十四

實效攝事月餘毅然入告幸荷

欽俞彌感

聖明之微功必錄云 十二月十六日卸署撫事歲除奉到

御賜福字一方 是年捐輸京餉議叙隨帶加四級伯兄幫

辦本省團練祖綸納貲以知府指省湖南祖絡以道

員指省湖北祖彜捐同知職銜祖纓妾彭氏卒五兒

祖緯長孫耆齡殤三孫遐齡痘殤於京師祖繩祖綸

祖絡自京孳妻子旋里四孫桂齡又殤於途五孫萱

齡生

十一年辛酉五十七歲

二月移駐河北荊隆工

卽衛 糧廳

三月奉

旨交卸防河事務專辦修守工程接家信知粵逆再陷吉安
本村太宗祠亦爲賊燬 四月移駐汴城八旗會館

五月有星孛於井十日而滅占者主兵主喪心竊
憂之 七月痛稔

大行皇帝以十七日崩於行在泣思

大行皇帝英年踐昨勵精圖治遭時多故

宵旰焦勞馴致大漸海內臣民無不椎泣 贊湯 逮事

兩朝渥受

恩眷攀號莫及五內摧傷伏地痛哭不覺失聲遂率文武各

官朝夕臨繕捐顙請

嗣皇帝節哀 八月擒匪竄省垣撫臣已帶兵駐陳州余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十五

督同文武晝夜登陴防守偶因挫跌傷腰自是遂有

腿臂酸麻之疾時賊沿河肆擾南岸上南中河下南

三廳廟宇衙署均被焚 十一月奉

旨以御極之始勅中外臣工於用人行政據實直陳因請

慎選內侍

奏云爲請慎選內監以侍 皇躬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一介庸愚學識淺

陋備員河壩未報涓埃仰惟 皇上御極之始軫 念軍務未竣民生多蹙 諭令中外臣工有奏事

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據實直陳臣亦 三朝養之恩際茲言路宏開正宜竭誠抒悃仰

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恭讀 上諭崇 儉去奢任賢錯枉凡臣民之所欲言而不敢言者皆

已行之何俟臣言而臣蒙養 內廷供奉近侍尤宜 聖學崇高始基在於蒙養

豫防周書立政之篇曰綴衣虎賁知恤鮮哉古者左 右戔役皆士大夫非如後世專用關寺而周公以是

戒成王者蓋其時成王冲齡踐阼內憂未靖外患迭 興使近侍任用非人肆讒構釁不但流言無所底止

卽君德亦因之虧故既立三公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復以左右攜僕爲捲捲良以師保之與僕從貴賤懸殊而其朝夕君側則一也臣近復讀上諭恭悉 皇上以典學爲念已博訪老成端謹學問優長之員同資輔導矣而臣以爲從古格非心者責在大臣而後世資非後者恒由內監蓋此輩訖處於肺腑隱深之地設不能絕去聲色狗馬游宴沈湎之樂則投間抵隙苟合取容何所不至出一言而稱善舉一事而歌功豈盡獻諛而人君耳熟於此久且匪諛則逆而匡拂者拒諷載者進矣叩頭應聲卽是佞者容矣趨踰踏脊顧盼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卽是卽非貢媚而人君目熟於此久且匪媚則觸而質野者斥虛浮者至矣嚴憚者疏善柔者狎矣夫至耳熟於諛目熟於媚於是乎意之所欲自信以爲不踰返之己而不見其過詢之人而不聞其短而心亦卽習於所是必至喜從而惡違而中於隱微者得以託足於朝野末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呂祖謙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知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十六

昭昭之際抑未矣我朝 聖相承祖訓森嚴所用內監祇供灑掃而備傳宣從無干預朝政之事 兩宮 皇太后仁慈聖明無微不照無念不周夙夜防閑自必備極縝密而臣猶鯁鯁過慮者誠念人恒狂於所習而事當謹於厥初與其爲履霜之戒慎不如作未雨之綢繆也臣願 皇上於內監中用其匡拂者去其編截用其木訥者去其便用其慈祥良善者去其虛浮用其嚴悍者去其善柔用其慈祥良善者去其慘刻傾險既有老成端謹學問優長之臣爲之輔導而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內外交養旦夕承弼斯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無所累我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 復且光華之治慎始防微起見是尚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 摺

人

留中 是年四姪祖經考取拔貢生以五孫嗣祖纓後

同治元年壬戌五十八歲

捐貲千金重建本村大宗祠寢堂 六月因前在本

省勸捐有劉錫綬蕭魁滙二名各捐萬金地方官延
未請獎奏請

飭江西撫臣查案獎叙得

旨允行 七月奉

旨充河南鄉試監臨旋奉

諭命巡撫廣東閏八月入都展

覲得請詣

觀德殿叩謁

文宗顯皇帝梓宮蒙

兩宮

皇太后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十七

皇上召見兩次問河南官吏地方情形甚詳

諭令迅速赴任 九月初九日奉移

梓宮隨 朝臣齊集齊化門外道旁舉哀跪送是月回汴梁

十月起程赴粵 十二月道經吉安因泊舟郡城

度歲回家展謁祖塋 是年四姪祖經北闈鄉試房

薦取膳錄考取八旗教習分覺羅學

二年癸亥五十九歲

二月六日抵韶州府署巡撫晏君端書

字彤甫江蘇儀徵人道光

戊戌科進士時在粵辦理釐務 差官送印至遂於舟次接象視事十

一日至省 三月以廣東吏治民生及軍務軍餉各

情形剴切具奏

奏云為謹將廣東吏治民生軍務軍餉應亟籌辦各情形恭摺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蒙 恩補授廣東巡

撫於本年二月初六日接印視事當經恭摺 奏報

在案伏念臣猥以軀材謏庸竊奉 命以來卽

將廣東地方公事念釋在心猶竊謂嶺海一隅撫循

或易比入境後咨訪考察嚴始則廣東之吏治已極弊

壞軍餉則積欠已甚衆憂譁瀆臣受 恩深重自

當勉竭駑駘力圖挽救而實在情形要有不敢不據

實上 聞者查廣東地處濱海民俗強悍命盜重

案視他省爲多從前地方安謐戶口殷繁禮義生於

富足尙不致果於犯法且各州縣地丁錢糧大都埽

數全完官吏通勉從公亦覺力有餘裕咸豐初年已

不能盡如往日迨至四年逆匪搆亂各處無業游民

相率煽誘羣盜竄起地方官議防議剿日不暇給遇

有秀民嘯聚輒恐激生之變但求苟且相安兼之粵

民慙不畏死一經事發又可賄買頂凶而頂凶之粵

貪賄輕生至死不悔地方官或知或不知無不將錯

就錯以致真兇漏網屢犯不悛事非一朝已難究詰

臣到任後披閱各屬詳報命盜案件其裝點情節疑

實百出及通報遲延竟有至一月兩月者臣隨卽逐

案批駁嚴加申飭並分別檄調委審以昭炯戒然亂

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非得憫愍之吏教養扶植使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民知生之可樂死之可畏則命盜之風難於弭息此

吏治墮壞之實在情形也廣東從前富庶之日不在

農桑而在商賈商賈之利不在他貨而在鹽洋近來

粵鹽行銷口岸多被賊擾埠地殘破道路時梗販運

不通殷實商家率已中落餉欠引懸現今同治二年

甫征咸豐十年之課昔年借領帑息更屬積欠纍纍

洋務則自道光年間裁辦洋商改設五口近年復漸

設各口貿易之途日分商賈之利漸薄加以江蘇浙

江被賊蹂躪粵貨之銷路既少客貨之來路亦稀且

湖絲茶葉以及外洋貨物皆可徑由航海不必取道

閩津由此各行生計蕭條而傭趁力作之徒更無以

資衣食在 國家則粵海關正稅以及廠稅釐金等

項又沉高州屬則逆氣肆擾肇慶屬則土客尋仇鄉

里或化爲邱墟田園間失於耕種物價踴貴數倍於

前小民終日勤勞不足以供一飽古來生財之道在

生衆食寡爲疾自舒今且反是此民生彫敝之實在

情形也巨逆陳金桓自咸豐十一年竄踞高州府屬

之信宜縣城負嶮甚固屢次撲犯高郡其黨四出剽

略延及肇慶府羅定州等處而肇慶屬之恩平開平

陽江陽春高明鶴山等縣土客互鬪歷年不解論起

釁之初則土強而客弱論逞毒之勢則客莠而上良

從前尚祇自相報復本年正月間竟敢闖入廣州府屬之廣海寨城勢已暗與賊通形同叛逆不得不痛加懲創而又謀之不可勝誅必俟首惡就殲仍復徐圖安插此又陳逆之外別起一波查高州固為邊陲重鎮而廣海尤屬沿海要區若不及早撲滅勢成燎原無論全局掣動收各路戎嚴軍餉浩大約計每月所出其傷實多辰下各路戎嚴軍餉浩大約計每月兵勇口糧各項已須十數萬兩之多方能支應而積欠舊餉且至一百數十萬兩查本省藩庫每年免收各屬征解地丁正稅等款極多不過一百萬兩而應支官兵俸餉公費各項一百五十萬兩從前尚賴運庫撥解監課銀兩足以相資近因監課短征此款亦不能解濟粵海關正稅上年僅收八十餘萬兩並潮州新闕所入十餘萬兩共計不足百萬兩內除英法兩國坐扣六十四萬兩所餘三十萬兩僅數年征收儲司及造辦處而已至若太平關稅從前每年征收十三四萬兩近年不過十之二三正稅尚且不敷更屬無從籌撥各庫之支絀如此而捐輸則為數類仍民力已竭報兇者寥寥無補於事之十一然軍務一日不戡則軍餉不能一日不用兵法所謂有拙之速無巧之遲此又軍務所宜亟辦軍餉所宜亟籌之情形也此皆臣到任以來體察所及現擬督同司道嚴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三九

飭守令各官講求緝捕以肅吏治訪聞疾苦以厚民生並密加察看如有貪劣不擬分別陳請獎叙以昭激勸一面會同署督臣晏端書將剿匪籌餉事宜悉心商辦容俟略有端緒隨時奏明請旨遵行再奉檢京餉上年已先解過六十三萬兩又解京米價銀三十四萬兩另粵海關解過本年第一批京餉銀五萬餘兩現又籌解京米銀三萬兩定於本月初十監課銀七萬兩粵海關稅銀五萬兩定於本月初十二日起程此外未解之數臣與晏端書督飭藩運二司極力搜索無論如何窘迫總當殫竭血誠上緊籌畫批解以冀仰紓宸廑其詳細原委會同晏端書另摺陳明所有粵省吏治民生及軍務軍餉應亟籌辦各情形謹恭摺具奏奉

御批覽奏已悉該撫甫經蒞任於該省官民利弊均能洞

悉惟當力圖挽救救之以實持之以久期於吏治民生

兩有裨益方為不負委任欽此六孫大齡生 五月陸

路提督崑君壽

字靜山漢軍正白旗人太子少保銜喀勒春巴圖魯奉

命督剿信宜縣

高州府屬

為籌餉銀二十萬兩以行時訪聞有

省垣東北山內燒香拜會者夜聚曉散來去無踪余

召都司保應熊密授計擒之三日內果械其首匪樊

丁柱至據供係番禺龍眼洞人在鹿步募德里兩司

夥劫多次現又糾約二千餘人商於九月底收割後

先搶魚沙坦李姓米穀為糧隨往三寶墟駐紮起旂

攻打省城並置有竹扎嘴七百枝大小砲廿餘位藏

在長濂村梁亞眷祖祠內訊畢立梟諸市即派本標

三營兵前往長濂村搜取軍械事遂寢又有東莞縣

鐵岡村之姚姓平日以攔河劫掠為事復恃眾恃強

欺凌湖尾村之徐姓被其殺斃男婦幼孩百餘名拋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四十

棄屍骸以為兒戲所有徐姓祠堂住屋概行平毀僅

有在外謀生未歸者未經被害屢鳴諸官不為伸理

余檄候補知府史樸帶兵前往捕治姚姓仍固守為

拒捕計適檄都司蔣朝綱帶兵往羅定因令其繞鐵

岡前進姚姓聞之始懼願獻首匪數十人講和鬪始

平 六月奏劾不職各官 七月瀝陳高州各路軍

情 奏云為瀝陳高州各路軍務並廣海寨踞匪及土

容互鬪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粵東匪

連粵西軍興以來首被其毒兼之民氣浮動好勇鬪

狠土客仇殺歷有年所祇以地處邊陲去 京師七

千餘里遂視為癩疥之疾無足介意而積微成鉅曲

戾入深從前富庶之區早成瘡痍之地臣披閱軍報
詳細推勘得其大綱敬為我 皇太后
上陳之高州一府自防西匪已閱十年中之產十
破七八其逼近西省居民向受讐慄納租輸稅於賊
恬不為怪逆首陳金缸佔踞信宜縣城已將三年偽

先鋒鄭金劉超兇悍善戰而鄭金尤狡表脅已逾十萬離老賊不過萬人而捨礮甚多善用誘伏使我軍大險而後以火器環攻此賊之長技也賊之老巢在信宜鄭金之輜重在鎮隆墟劉超之輜重在東岸距信宜或十里或二十里不等由鎮隆而南賊有險隘曰大井咸豐十一年冬副將方耀出死力爭之不上南山之東三十里有賊隘曰石骨險而堅此即上年副將潘其泰卓興前後失利之處石骨之西北有賊隘曰東岸阻水為營賊聚精銳於此所以策應南山石骨大井者也鎮隆之西五十里有賊隘曰寶墟為化州境土人所謂西路之寇也賊由西南出寶墟可擾化州石城由東合陽春陽江客匪可擾電白水東及茂名之東南各村日來電白又復告警陽江之上洋鎮最屬膏腴亦被肆擾至信宜北面毘連廣西岑溪西北毘連廣西容縣東北直至刻欲數年來均為賊藪而西首貴縣之賊被剿方軍惟卓興六千餘人葉安良登與南山最近方耀六千餘人葉藍田與大井最近而賊又堅壁不出以老我師賊有三便我有三難賊伏寨中槍礮足以及我我處山下槍礮僅中其牆一也賊蹤蔓延所及方數百里賊糧隨地可掠而我餉疲於轉輸賊眾隨時可添而我兵艱於征調

二也賊恃勢裹脅良民雖非本願不敢不從我設法招徠而賊中議防甚嚴無由自拔大抵樂生之心不勝其畏死之心自古未有不剿而能撫者賊情逆而勢順我情順而勢逆三也現在提臣崑壽奉命督剿周應各營裁汰老弱增選精壯擬飭方耀一軍由大井之西南進攻青山青桐而以卓興仍駐安良堡為游擊之師賊若傾巢出救則尾擊而痛剿之如仍死伏老巢則步步為營得尺進尺卓興方耀向有嫌隙業經崑壽派令隨營之在籍知縣丁口昌妥為勸解現已釋怨和衷可期首尾策應方耀固無慮深入重地卓興亦可擇利而趨查方耀智而機深卓興忠而氣悍必在駕馭得宜方始終得力此高州各路軍務之情形也客匪竄踞廣海寨城負嶠數月疊經官軍節次進攻所有賊之要隘在北面之南塘古隆賊埋伏之所在偏西之區家村蛋家山賊之死黨在西北路之田心大隆洞與東路之曹冲而援救接濟之路則在寨城西面之西村業據臬司吳昌壽稟奏 奏 聞在案乃為時又閱二十餘日尚在相持未能攻破推原其故廣海寨城南瀆大海東南烽火角海面遼闊而淺潮退之時褰裳可涉雖經設有炮船添僱快船而賊或以小艇潛行乘夜偷渡希圖接濟

雖被獲者十之六難保無得達者十之四也田心大
隆洞各匪目視寨城之困時時乘間迭出以撓我師
本月初二日官軍放哨之勇瞭見屯城石橫龍一
帶伏匪三四百軍邊村外沙壘亦屯匪四五百卽有
西路援賊七八百人欲從大洋村入城雖經我軍截
回可見賊中消息未嘗不通我卽足斷其首尾之援
而亦不能不防腹背之敵也臣惟有嚴飭吳昌壽督
令各軍慎密防範毋得稍有疎虞以致意外之失在
臣更有慮者不在已叛之客匪而在伏莽之戎不在
難克之寨城而在善後之舉蓋土客勢不兩立已非
一朝客勝土固慘酷不堪土勝客亦兇殘特甚現在
各縣客民恍於官兵潛伏不敢動而土民猜戾積深
又復轉相挑釁因鶴山及閩平土紳募勇攻客容
務欲洩忿四出尋仇兵連禍結曾無已時廣屬新會
向係完善之區而西接鶴山恐未免先受其害又廣
海寒客匪罪固不放然果有縛獻首逆投械聽命者
勢必不能盡誅卽盡誅矣而此外之客民顛沛流離
尙復不少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必須設法安插欲爲
安插而經費不貲卽有經費而住址難覓且恐安插
之後土民又未必相容官兵一撤釁端復起自非通
盤籌畫徹始徹終不得遽言戡事此廣海寒踞匪及
各縣土客互鬪之情形也竊思治絲者先尋其緒療

繩其武齊自纂三譜

四十二

疾者首究其源臣夙夜圖維冀得良策而其間棘手
所在不敢不披瀝上聞致蹈粉飾計惟有熟思
審處隨時函商提臣崑壽並飭臬司吳昌壽相機妥
辦以期計出萬全早日肅清仰紓聖主軫念叢
疆之至意所有各路軍務並廣海寒踞匪及土客互
鬪情形除分別繪圖貼說封呈軍機處備查外謹恭
摺具並於北江一帶增設巡船兵勇以安行旅查廣

東以南海三水清遠韶州爲北江以番禺東莞博羅

惠州爲東江以三水至肇慶爲西江故設有緝盜巡
船北江道里較長高賈往來亦夥連年首民散勇涸

迹其間遇船輒劫行旅裹足船隻太少不敷巡緝余
抵任後卽飭令舊額外增設扒船四號淺水快船十

六號其支河爲連陽江上通湖南係連陽鹽商運道

亦增設衝鋒三板船十六號陸路則撥清遠營兵百

名募勇百名分駐山塘洪岡恒頭呼曠可及商民藉

以無恐至是附奏奏云再廣東省自南海三水清遠

羅以至惠州爲東江該兩路皆省外商民來往衝途

盜匪素多出沒近年復因各路散勇與首民游蕩四

鄉到處皆是此輩既無恒產安有恒心散處爲貧民

聚集又成一股亟應加意防範杜患未萌今年正月

間臣晏端書訪聞北江清英連陽一帶商船時被搶

劫臣黃贊湯於二月間道經該處沿途採訪情跡畧

同深以爲慮到任後即經會同熟商派撥水陸舟師

馳往巡緝因查清遠河面原撥有藍底扒船四號惟

河道綿遠不敷周巡當飭軍需總局添撥扒船四號

新造淺水快船十六號每船募水勇二十餘名配撥

軍火礮械棟派派幹練員弁管帶駛赴該縣下自餘里

交界之界牌上至英德交界之峽口統共一百餘里

分段駐泊晝夜偵緝其清遠英德交界之浣洸地方

有支河口連陽江綿長二百餘里上通湖南爲連陽

總商運道該處原撥三板船四號尙覺數少不敷照

應覓復新造衝鋒三板船十六號每船亦撥勇二十

餘名於上至蓑衣灘下至青蓮在還梭巡其英德口

江大河有前撫臣耆齡原撥之彰信軍師船數十號

既以護鹽釐各廠並以巡緝地方亦可無虞疎漏臣

等復於清遠營撥兵一百名另募勇一峽頭青葉山

塘洪岡恒頭堵扼陸路其原駐紮似此星羅棋布水陸
功勇同人勇八百名仍舊駐紮似此星羅棋布水陸
交嚴匪徒自可潛踪商旅漸期安枕至東路之東莞
博羅河面素爲通逃淵藪今年入春後土匪四出剽
掠行旅頗有戒心查東莞向有沙艇七號常川駐泊
石龍專爲保護巡防之用而弁勇日外怠玩經臣晏
端書特委籍隸惠州之釐務委員湖南知府顏培
前住該處會同署惠州府華定祁傳集東博官紳公
同集議將舊日沙艇修整完固挑換勇丁另又新造
大巡船五號由惠州協借送商船團擊盜賊現在東北
江河面日臻綏謐商民均屬安妥所有東江各船係
派惠州紳士分發江蘇同知顏培豫爲統帶清遠各
船派候補知縣周爲楨爲統帶連陽江各船派候補
通判涂陽麟爲統帶督率各弁勇購緝盜賊保衛商
旅聲勢極爲聯絡惟新添各船弁勇口糧每月須四
五千金省局支絀異常殊難支應臣等現飭各商民
酌量捐助設法柳湊尙有不敷由臣等竭力籌墊俟
察看盜風寢息遐邇肅清再行陸續減裁所有東北
兩江因盜匪蠢動添募勇造船分投巡防緣由謹附片

繩其武齋自募年譜

四十三

具摺入均報

可二十九日收復廣海寨城查廣東肇慶所屬土客等警
由來已久此疆爾界動起干戈其故由於劣紳藉端
生事歛錢肥己鄉愚爲其煽惑亡身敗家竟所不恤
余思以兵懾之而經費無出且撤兵後又恐生變兵
連禍結迄無已時終非長策不若曉之以禮動之以
情感之以恩或可日久相安擬於收復廣海後輕騎
親往曉諭因先委知縣謝玉漢字秋槎福建閩縣人道光戊子舉人前
往勸導並發扎諭數千道開陳利害紳民咸知感悟
半月以來投戈聽命土客各紳均赴省垣於西關外
設局會議息爭 八月余與藩司文君格字式巖奉天蒲洲正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四十四

黃旗人道光甲辰進士

奉來京另候

簡用之

命代余者爲郭君嵩燾

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時官兩淮運使

以三品

頂戴署理土客各紳遂散而西關之局寢文君由楚

藩移粵不滿三月潔己奉公察吏安民興利除弊百

廢俱舉余頗賴其匡襄聞者並惜之是月二十九日

興工修築礮臺省垣東北面舊有礮臺五座洋人入

城後俱廢每議修築輒以費絀罷余以寇氛在邇不

可恃陋不虞飭屬釀賞鳩工焉六孫大齡殤 九月

初七日信宜踞匪僞將鄭金劉超殺其僞王陳金缸

獻青玉僞印以降城池收復查陳逆於咸豐十一年

佔據信宜地方四出擄掠官軍餉缺任其蹂躪余蒙

恩調粵日卽以此爲念抵粵後竭三月之力籌餉二十萬

兩總令崑軍門成行復續籌餉十餘萬金陸續濟之

收復之日軍門專弁馳報余尙未交卸也論者均以

此事歸功於余且強余奏報余曰信宜旣復元惡投

首百姓漸出水火余心安矣奏報聽制軍王之無容

計也初十日郭君到粵十一日交卸撫篆十八日由

粵起程取道本籍進京請假兩月修墓並醫舊病得

旨允准 十月十九日抵南雄州寓城內保定樓側葉君

永元宅 字善堂余掌教道南書院肄業
生府由福建糧道乞病家居 二十一日爲

祖葬舉行嘉禮二十七日七孫南齡生 十一月朔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四十五

日命祖綸挈眷先行祖絡同往余因左臂酸痛復發

暫留醫治州中有桂香社課葉君丐余閱因爲分甲

乙擇其尤者給銀獎之自是以文藝求正者踵至余

每日於藥鑪側爲之批評竟忘其倦 十二月朔日

度嶺初入日抵贛州因家中廬舍累被兵燹暫卜居

於道前街

續

三年甲子府君壽六十歲

正月十四日還里展謁 先塋鳩工以次修理 三

月假滿二十四日買舟赴京 四月十九日抵吳城

鎮方渡湖病大發痰忽上湧急救醒左臂左骹似麻

木不仁因返權至省垣遣家丁呈請沈中丞名葆楨字幼丹

福建閩縣人道光丁未進士代

奏暫緩入都 五月初四日過吉安十九日仍至贛開

門養病 六月益劇食輒吐兼患脾約 七月沈中

丞咨稱乞假一摺奉

旨允准 九月命祖祖綸應本省十月補行鄉試

四年乙丑府君壽六十一歲

正月至七月歐逆愈胸腹痛楚醫藥日進時愈時發

八月病間往吉水謁始祖中孚公墓並修仙居寺

饗堂費千金 九月仍至贛刊奏稿八卷尺牘四卷

五年丙寅府君壽六十二歲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四十六

五月病泄 二月泄愈復患脾約痛苦異常 八月

哈君桐階名庭楷雲南人來診服藥痛稍已 十月祖綸卒

於贛 十一月病痊刊懇菴公遺集祖綸歸葬於長

嶺 十二月十八日胸膈微痛藥下輒吐二十三日

子刻氣微四肢冷仲明府杏園名鵬旗人滄洲駐防來診主服

四逆湯翌日始甦又翌日哈君由差次來接診除夕

尙卧牀呻吟 是年修葺里中被燹舊宅將為歸計

六年丁卯府君壽六十三歲

正月病未痊 二月始扶杖能行 三月二十三夜

胸肋痛甚噁氣時作歐酸水盈盆四肢煩熱服哈君

藥無效因請劉君松園名本堅與祖綸為再從舅行同診酌方

四月病如故或疑宅不吉移寓南門 五六兩月精

神更疲羸身羸且腫 七月楊太守素園名照黎道
光甲辰進

士道銜江西薦王君鳳來名朝儀江西
侯補從九品至 九月病

痊回原宅 十二月伯母蘇夫人卒

七年戊辰府君壽六十四歲

正月祖絡奉府君暨家慈旋里 二月初八日至時

朔風大作府君因感冒復患歐逆 四月始痊祖絡

長子錫齡殤 五月以本村大宗祠燬於寇壬戌僅

重建寢室至是捐貲貳千金踵成之 八月胃逆腹

痛諸證復發服王君藥久乃稍痊 十二月立春後

精神漸長飲食日增除夕能舍杖出廳處分事事如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

四十七

曩時且曰我荷

三朝知遇之恩涓埃未報今中原雖靖邊疆尙未肅清此豈

臣子優游日耶吾病果愈行當擊楫枕戈上紿

宵旰之勤下了平生之願耳是月伯父病類中風狀

八年己巳府君壽六十五歲

正月初接服王君藥神爽食加腰脚頗健日往視伯

父病坐談歷一時許不少疲十七日忽委頓喉關痰

鳴服藥罔效十九日戌時壽終

府君督河時嘗手訂年譜其後次第增入自撫粵

遣京至顛病遂絕筆於此又五年竟棄養祖絡苦

凶之餘肝腸摧裂既小祥始克續而成之追憶五

年中侍養左右藥爐烟恒不斷劇則展轉牀褥至
今如聞呻吟聲大命莫延恨不能以身贖也同治
庚午年閏十月十八日男祖絡泣血識

繩其武齊自纂年譜

四十八

